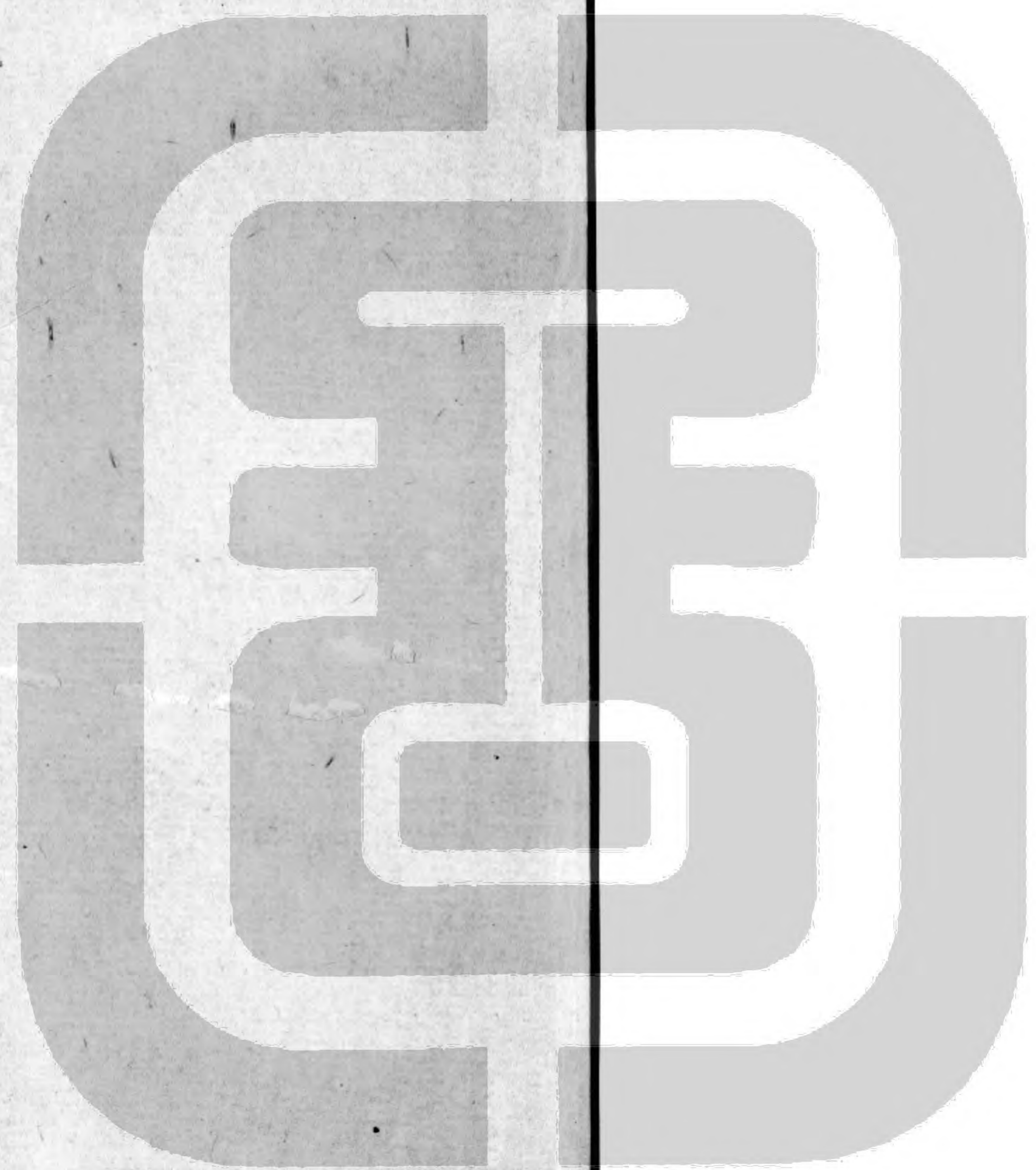




北史卷六十九至七十二

列傳中徽至李德林



北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卷四十四
韋氏傳附韋

申徽

陸通

弟暹

庫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

子仲卿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擲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爲後趙司徒冉閔永中原喪亂鐘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竝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逸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

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旣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任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卽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

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
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啟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
徽在州五歲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
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僕
射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
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
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
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
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遷相謂曰此是由
使君手迹竝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綵綸更崇其秩爲上大夫
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爲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爲荊州刺史入
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土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

謚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
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
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
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
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
爲孝魚泉從余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爲行臺以政
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
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明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余
朱榮榮死又從余朱兆及余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爲
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
周文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

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
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竇泰復弘
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
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
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旣以
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
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
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
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
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
都督從周文援玉壁進破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
于惠戰于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

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僕卿賜姓部
六孤氏進爵綬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
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
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
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嘗從容
謂之曰爾旣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
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授茅
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信時輩
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周文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
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
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
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天和

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千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養之諸小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及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爲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爲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爲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卽執齊使歸諸京師進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爲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和尚清靖爲夷獠所安後爲宜州刺史入爲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卒謚曰定子疑嗣少知名位開府儀同三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疑弟徵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徵弟徽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

保城縣男徽弟欽性弘厚有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唯欽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宮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位至戶部尚書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介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周文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閭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嬖居孝武意欲歸諸周文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荐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卽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周文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周文遣荐與楊寬使并結婚而還進爵爲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周文遣

侯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荐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匹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荐助鎮遏荐知景翻覆遂求還具陳事實周文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十六年大軍東討周文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

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與入拜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

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勢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祖寧魏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服若許安厝禮畢而卽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

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膠州刺史剛少
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
郎加閭內都督及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
馮景昭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
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
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
景通穰城東荊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
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肅憐勸令
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
賚書申敕荊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
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灞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實周文嘉之
封陽邑縣子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獨孤信以
孝武西遷之後竝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
以剛爲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與賚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
珩等卽與剛盟歆受移送建康仍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
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成縣侯除大丞相府帳
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頃
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爲
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除剛潁州郡守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
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
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丁塢拔之周文知剛
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
羗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

曰昔侯景在東爲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
尅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竝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
忽剛又進破鐵忽僞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
資給糧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爲光祿卿六官建拜
膳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浮陽郡公出爲利州總管沙州
氏恃險逆命剛再討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信州濱
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
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欵剛師出踰年士卒疲
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
闕遇疾卒於路贈中浙涿三州刺史謚曰成子元卿弟仲卿

仲卿性麤暴有旅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爲畿伯
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隋文帝受禪進
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織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
至二百吏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
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王掌撻其胸
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
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啟人可汗求婚上許之仲卿因是間
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啟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
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啟人所部至者二萬
餘家其年從高穎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
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啟人突厥悉衆而至仲卿
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穎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
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令仲卿處之恒安
以功進上柱國朝廷慮達頭掩襲啟人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

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啟人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竝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奴婢二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珎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子世

弘嗣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焉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魏北中郎將高于鎮陝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周文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氏酋李鼠仁白軍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命昶使焉見鼠仁喻以禍福羣酋或從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氏梁道顯叛攻南田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皆卽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周文卽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氏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暮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氏情難支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氏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氏帥蓋開等反昶復討平之又與史寧破

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天人等討平之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爲援遣使報果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氏酋羗多復反攻沒郡縣昶討斬之昶自以被拔擢爲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氏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氏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兵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周文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轉左丞又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周文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旣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遣法保等而景尋叛後拜京兆郡守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賢於是

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卽令悅率輕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卽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人吏安之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旣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悅及康竝坐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悅從軍展效江陵平因留鎮之周孝閔帝踐祚依例復官授郢州刺史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內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子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爲二千石父珏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謚口貞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起家爲周文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遷許國公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爲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

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竝夷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爲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顓爲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顓自以秩大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已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顓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啟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顓爲變遂授顓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顓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魏婺州刺史父道龍鉅鍾郡守定惇厚少言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定有勇略累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爵隨例降改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竝出山谷從征賦焉及定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授左官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王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皎爲陳人所敗直得脫身歸梁定旣孤軍縣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

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爲度所執所部衆軍亦被
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

楊惲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竝爲縣令惲少豪俠有志
氣魏孝昌中尒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惲
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馬由是惲以義烈聞擢拜
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北度太行及尒朱榮奉帝南討至
馬渚惲乃具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將軍步兵校
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爲
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西遷周文欲知其所爲乃
遣惲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惲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惲頗有權
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惲入朝者時弘農爲東

魏守惲從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惲父猛先爲邵郡
白水令惲與其豪右相知請徵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周文許
之惲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
郡禽守程保及縣令四人竝斬之衆議推惲行郡事惲以因覆憐
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爲經
略於是遣謀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
州大寧等諸城竝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惲行正平
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爲
殿惲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惲威聲棄城遁
走惲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惲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
時建州遠在敵境然惲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羸糧附之比至建
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於洛出兵逆戰惲擊敗之又破其

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擿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擿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卽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擿從他道濟遂襲尅之進驃騎將軍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擿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邵陽縣伯芒山之戰擿攻拔栢谷塢因卽鎮之及大軍不利擿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擿擿與儀同韋法保

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
擿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竝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
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擿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遠聞
擿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尚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
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
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
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
擿還攻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擿爲刺史率所部兵鎮
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擿出軹關然擿自鎮東
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
未下而擿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擿軍擿以衆敗遂

降於齊擿之立勲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
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溫恭竝
夙奉龍顏早蒙任遇效宜提戟功預披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
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
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
要豈徒然哉庫狄峙建和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
凶狡趙昶之懷服氏羌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譎突厥或明稱先
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
黃權之無路楊擿攻勝少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擿之謂也

北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終

西川屯國
氏國

北史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韓褒

趙肅

子軌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西川屯國
氏國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懍

劉璠

子詳 兄子行本

柳遐

子莊

韓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恠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

問以去留之計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爲丞相引爲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浙鄜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出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裒密訪之竝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竝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藉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竝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

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喪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爲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喪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備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喪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復其衆故事獲生口者竝送京師喪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選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喪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仕隋位終衛尉少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爲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啟周文請之周文乃詔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

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又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

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召爲司馬在道

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於家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余朱榮敗後遂杖策入朝賀拔惲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忘遂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

趙軌傳

卷之七

四

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周明帝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孝建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

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閤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櫝葛纍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旣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歛以時服葬於磽磳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

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
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子仁政長安縣長義軍至以罪誅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靈武令彥少
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累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
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
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
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
夫周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
稼人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
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克實無轉輸之勞齊南安城王馮顯密遣
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時齊人先令
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
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竝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軍掩襲遂
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
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
軍次豫州使彥鎮之天和中爲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
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
之盩厔祖重耳澄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澤州刺史昕少溫恭
見稱州里從爾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
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
卽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
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周孝閔帝踐
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

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
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昕弟榮位計部下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朔州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靜子獻仕隋
爲給事郎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播字景翰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徙居京兆父和
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播少忠
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爲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
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周孝閔帝踐祚爲守廟下大夫長樂
縣子保定中爲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播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
自處當時稱爲善人建德三年爲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
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史部下大

夫諒弟誕

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
憚焉後爲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拜誕
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卽位諒用
諮議王頰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
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涼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
協謀閉城拒諒襲擊破之竝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
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尋爲涪陽太守甚有
聲稱太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
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
司馬陶世模繁峙令敬釗竝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
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

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
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
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
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
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宗馮翊郡守
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爾
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
討之津啟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克
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爲
行臺復啟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左

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
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
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
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
二年拜祕書監卒官子加陵王寢上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
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未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
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
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勲封襄城縣男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
蜀平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
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
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

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并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保定二年爲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軍人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卽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絮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

遂表爲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付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家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周文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

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子宣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蒙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攢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爲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人部內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爲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

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徃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之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

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竝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搔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宸馮玉其思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杲因

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辭辯閑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守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

進爵爲侯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管進爵爲公
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
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儀同三司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
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
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勲賜爵平陸縣伯除
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
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
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
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爲關西大
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汝陽縣
子如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

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竇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
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
夜卽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
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
騎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大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
騰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
言措筆常欲辯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
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
討鮮于修禮啟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
之葛榮竟殺修禮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
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

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山雲嗣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兗州刺史翥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往來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暹爲行臺鎮北總表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旣誅爾朱榮暹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勲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超所紿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文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狔樽耳

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犖犖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
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
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
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
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
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
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
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子
儒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
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慄少
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

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
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慄應命即日引
見令兼記室嘗外覲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
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
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
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卽位擢爲尚書侍郎封
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尚書慄父高之先爲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慄
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慄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
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鼓讓之曰本知
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竝無慄不能對慄博學有才藻
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慄
勸都渚宮以鄉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

懍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
帝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
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
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
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
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
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已辭色不
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後隨
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遭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
求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母死

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
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東宮遇曄
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好也
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
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修爲梁州
又補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修以璠有才
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
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
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
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
前脩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脩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
以璠爲脩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

遣召璠使者久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
心腹使工畫陳平渡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
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
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
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
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不爲已用乃
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
奉揚威靈尅剪姦宄紀於是遣使拜脩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
璠爲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遠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
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
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
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特南鄭
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
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
此烈士也周文旣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
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
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望於伊
周爲匹何桓文之末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
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卽命遣脩脩請與璠
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
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牋
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
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
於撫御莅職末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

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竝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
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
鎮陝州欲啟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
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
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
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
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爲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
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
子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
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
長安高平二縣令頗德時譽卒於官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

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
成一家行於世

行本璠兄子也父環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
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
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宴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
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
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
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
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
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
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及
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

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
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
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
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
謝之遂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邈封
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
護之威此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
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
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
饋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
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
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
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爲左庶子
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
何昵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
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
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
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
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
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
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
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
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
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內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巖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譽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譽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離營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

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嘗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譽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于楊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天求哀俄須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

案同書先言不有狀顯也備照錄
臣此十字此蓋誤脫故詞氣不尼

遐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塋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遐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不善者皆曰唯恐拂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假臨州齊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

如此問皇中壽終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齊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及詧稱帝累遷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復蒙顧託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迥衡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山南唯巋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巋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私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巋深以爲然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

歸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文帝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頰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

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竝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竝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旌出境有專對之才旣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之以清介竝志能之士也宗慄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遠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筴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易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
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竝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
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
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爲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
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
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謚焉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爲高
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
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
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竝倚婦家勢常憎疾我
我向之笑云爾旣嗔我不可與爾角嗔竝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
盤師邊隱逐勢言我後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
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
亡後二弟及婦又讒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
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
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
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
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
楊君英蕭德言竝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
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
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
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
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
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

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卽位滕王綸
衛王集竝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
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察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
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
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
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並
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
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鑿臨
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誠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
玄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尚周武
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容

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
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
矣宣帝卽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
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
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
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
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
就第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
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
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
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鳩子綸嗣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

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卽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卽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爲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效爲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旣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與城公早卒文帝受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曰悼無子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爲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州牧領右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爲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

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先齊爲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榮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

漢書卷之九

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任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闕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漚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爨發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降爵為郇國公後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為二心廢綱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

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
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
心不可居瓜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
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
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
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
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
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
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離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
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覲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
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
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
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
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
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逆流難益不獲已有
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
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化雖北
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許晉王廣
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知之帝嘗從
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嘗思五
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於身爲亡國之
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

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爲之賓友與嘗文飾而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志昔時之事故令高祖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大常少卿李直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

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頴奏

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

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頴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嬪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駕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皇后忿怒曰

覲地代漸不可耐。闕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同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之旨，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覲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唯恐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嬖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旣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遣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過失日聞。段達脇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

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从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苑州來語衛王曰阿嬾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卽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寢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

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惟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寔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忘在下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

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馱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於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

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
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
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
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爲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
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
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
不服太史令表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
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
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
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
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
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
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
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
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
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
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
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
祆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進畫姦
謀要射營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祆怪志圖禍亂心
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
斯甚竝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
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竝是悖逆論
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竝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

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
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
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竝處自盡於是
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舍
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
元胄楊約竝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
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
貴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
知勇黜不允天下請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
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叫聞於帝
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
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監姦亂事聞於帝
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
元巖繫大理獄僞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
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
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
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
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
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
聖心同於螻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鳩卒諸弟分徙
嶺外皆救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
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
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

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後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羃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今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螻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侈麗物悉令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寮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各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

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卽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啟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弑逆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

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旣還京師請並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襲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

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
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
埋之華山下今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
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
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
見令給僚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旣幽逼憤懣不知所
爲乃上表陳已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
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
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
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覬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
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官自
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
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
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
符已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
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
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
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
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
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
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慝
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
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
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

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並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快快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卽爲重鎮宜修

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頊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起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殺之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支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

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反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遣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常爲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又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頴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容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

州有娠。迎置太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卽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銍。千牛宇文暉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所無恨。冀見帝爲司宮者。所遇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爲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禾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忻悅禮其使甚厚卽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徃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徃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徃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

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
眄出入外內奉望堦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
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刑籤狀
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
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將擢之義人
事罕聞化及梟鏡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與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
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釁
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自
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
早夷殄翼戴朕躬詞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宸而
仗旄鉞釋衰麻而懷甲冑銜冤誓衆忍淚臨兵指日遄征以平大
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過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
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
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下梟夷醜族匪夕伊
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
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壘若火焚毛鋒刃從橫如湯沃雪
魏公志存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以斯
順舉攀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沉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
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
師一臨舊章蹙覩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
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自號天踟地朕今復讎雪
恥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
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
術軍機竝授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

拒化及士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克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大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克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克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克僭僞號封潞國公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克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克兄世渾因勸世克害侗

世克遣其侄行本齋鳩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已云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克僞謚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少爲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卽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

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陳命呼之載入陳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搗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陳陳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陳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常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陳陳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陳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枋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後從帝幸榆林陳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陳以千騎入圍陳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陳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陳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陳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陳帝令甲士千餘大索陳第因窮其事陳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陳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陳帽以爲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陳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陳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陳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陳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陳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陳忌如

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臥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
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
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
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
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
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
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
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先請
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
咽不已后爲停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
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滿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
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
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
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
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閹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
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
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
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無早吏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
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草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
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
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
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關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

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免走街百人逐之積免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庠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旣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不可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臣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

死悲夫六十

高頴

牛弘

高頴

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高頴
牛弘
李德林

黃川屯鳳園
氏圖同開甫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修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
曾祖暲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克州刺史
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
賓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
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
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卒於
州及頴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頴少明敏有器局

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頰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頰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竝以奢縱被疎帝彌屬意於頰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頰見劉昉鄭譯等竝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曰忠孝不可兩兼獻欬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棧頰預爲土狗以禦之旣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尚書左

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頰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詔頰鎮邊緣邊及還賜馬百匹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命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簫巖之叛詔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頰以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更解甲再

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彊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嘗

頰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於後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加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頰會議伐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頰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帝欲成頰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獻欬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項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並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主積如更誅頰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頰名初頰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卽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

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人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頰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橐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應國公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鶚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修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

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竝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此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

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修七尋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正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簋豆邊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竝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

蔡邕明堂論作方
三丈近今元初蔡邕
三丈丈本廣六丈丈
外詳載是方舊本
本對亦作方或此與

明堂月令論本
外廣三丈丈本
四丈水用於外以
以地此有存於本
外詳載是方舊本
本對亦作方或此與

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
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節
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為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
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
稱周書亦不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
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
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
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響明而治人君之位莫
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
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
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
也八闕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
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
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
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
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
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
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
頴議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
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
合為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
加營構五九分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
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

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云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屛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

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璧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璧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

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壁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爲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礎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

案律書曰此與律書

案律書曰此與律書

案律書曰此與律書

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曰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故以

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股形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大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王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樞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律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

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曰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故以

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殿形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大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王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闕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樞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律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

此律與舊書同
此律與舊書同
此律與舊書同

此律與舊書同

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

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請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詳禫具有降殺恭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以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

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竝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喪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共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墀珪幣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納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

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

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纓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彥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卽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徃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騏驎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邦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府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啟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

外諸軍事遂以譚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受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郎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葦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啟諸大將受尉遲迥饒金隋文得啟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今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訖奏置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晉王諱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

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
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
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
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
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
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
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敕
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
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昂大相欽
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
字卿從官已後卽與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宣溫樹何足稱也
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以運
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
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子伯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
建安郡丞

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
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
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
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
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塋敕
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
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昂大相欽
重安雅丞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
屬才夫具正平參計外平由藥漸涉多本隨藥青觀大業末公
屬與王如參出命十鎗年間竟不與孫相對文集傳列八十卷

卷之四